

“一把泥，泥于形，形于火，祈火于窑而神醒。人说了不算，泥说了不算，火说了算与不算呢？得问神，神言奇矣。”

GUOMEI

国魅

刘焕鲁 著

紫寶齋 出版社

GUOMEI

国魅

刘焕鲁 著

崇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魅 / 刘焕鲁著. —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05.4
ISBN 7-5003-0787-X

I. 国…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9262 号

国 魅

荣宝斋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责任编辑 晋雅娟

设 计 王 宁

责任印制 毕景滨

制 版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68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印 张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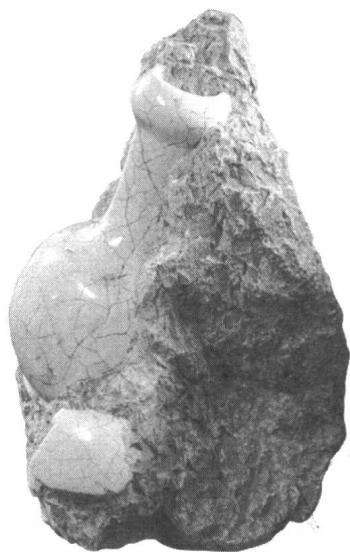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0

定 价 46.00 元

『一把泥，泥于形，形于火，祈
火于窑而神醒，人说了不算。泥
说了不算，火说了算与不算呢，得
问神？神言奇矣。』



再版说明

这本小说是在2003年11月初版的基础上经作者丰富后的修订版本。2004年3月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的会议室,中国作协创研部、山东省作协曾就2003年版的小说《国魅》举办过一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对这本小说进行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历史容量大、审美品位高、在艺术上有许多独到之处的好作品。作者依靠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文化素养,深入具有丰富的民族历史意味和文化底蕴的瓷文化领域,将古老的瓷艺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人生,在历史的和审美的层面上融为一体,成功完成了“清明上河图”式的长篇小说画卷。同时民族的较量与国势的映证,直接地表现了中日两国知识精英间的对抗,反衬出彼时“大和民族”咄咄逼人的扩张欲。作品提供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对历史氛围和风情民俗的把握与描摹都准确传神。与会专家与作者进行了坦诚的交流,作者吸取了专家的意见并对小说进行了完善,也就促成这本小说修订本的问世。

此次修订后的版本与2003年的版本相比基本保持了原书的结构,但在原有框架上,对一些对话和情节进行了增删,对部分内容和细节更着重铺陈,使整部作品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和魅力;作者还依靠从事散文创作的成功经验,在故事中穿插大量的典故和史料,“闲笔不闲”,既极大丰富了人物性格及作品的艺术内涵,又展现了作者驾驭文学语言的能力,打破了常规小说的写法,把哲学、文学结合在一起,增强了阅读快感。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今予再版,以飨读者。

编者

2005年3月1日

目录

第一章●另方水土	1
第二章●艳遇危情	13
第三章●豪门快婿	25
第四章●天皇圣谕	33
第五章●瓷与中国	40
第六章●学子求职	48
第七章●天算人算	54
第八章●爱即感觉	69
第九章●枕边“天宪”	76
第十章●讲座伏妒	86
第十一章●巨商发轫	94
第十二章●海归教授	105
第十三章●告别北平	112
第十四章●“世界使命”	118
第十五章●锱铢猎宝	128
第十六章●津门血腥	138
第十七章●甲骨文字	148
第十八章●床第外交	156
第十九章●醉里兵甲	163
第二十章●瓷镇物华	175

第二十一章●大僚扒灰	182
第二十二章●文物窃案	190
第二十三章●哲人其危	197
第二十四章●仆子主承	203
第二十五章●遥恋扶桑	212
第二十六章●绑票兴业	219
第二十七章●“共荣圈”	229
第二十八章●波斯眼	237
第二十九章●七十六疑	244
第三十章●书稿贺寿	251
第三十一章●自私论	259
第三十二章●帝都谍波	265
第三十三章●碎钻瓷	271
第三十四章●殡仪谜团	277
第三十五章●孽缘骨肉	284
第三十六章●人生设计	289
第三十七章●院长赴任	302
第三十八章●巧搬人头	309
第三十九章●惊悚迎尊	313
第四十章●落坡老凤	319
第四十一章●绝非尾声	327
代后记	336

塔索的史诗中的莎弗朗妮，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人们心中的上帝，乃至人们极熟悉的观音大士，都没有出现过

第一章 另方水土

碎钻瓷，作为校方的教学成果，出自肖振中毕业实习作品——一对通过窑变的墨瓷小碗。

“这是失传千年的碎钻瓷，”三木平野教授说，“宋代建窑称其谓‘中夜仰观天汉，三更满目星霰’。当时，日本瓷祖加藤四郎曾在福建学习制造这种瓷质，他带回日本后，号称‘天目釉’。自御渥天皇起，为皇室所垄断，民间乃至得一瓷片，缀饰在帽子上面，亦堪夸富。窑变本无对，今尤为奇迹！”

校方大概因此而“挽留”肖振中继续“实验”。

可一把泥，泥于形，形于火，祈火于窑，人说了不算，泥说了不算，火说了算与不算呢？得问神，得问“窑变”了。

窑变历有祭祀窑神一说，哪来的什么“窑神”呢？

在实习的窑厂里，肖振中看到了启窑时窑工和同学双手合十的虔诚，这使他想到了罗素把文化理解为“敌人”的说法。

罗素认为人类面对三种敌人：一是自然，一是他人，一是自己。自古以来，人类为了克服所面对的三种敌人——创造物质文化；为了制服他人——创造群体文化；为了克服自己——创造精神文化；“精神的文化”，就是“神”了。

可塔索的史诗中的莎弗朗妮，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人们心目中的上帝，乃至人们极熟悉的观音大士，都没有出现过。

所有神力创造出的种种奇迹却无不是凡人之功，包括碎钻瓷的出现，与窑神无涉。

窑变不是规律性的东西。

要找！

实习窑厂整洁有序，很少浮尘。它位于京都邻县，周围占地约三亩许。虽说一应工序多沿袭中国（取土、练泥、镶匣、修模、洗料、做坯、印坯、镶坯、画坯、荡釉），甚至彩绘用的铅粉、焰硝、青矾、五色石英、紫金石等色料也来自中国，但日本人对电力和机械的使用，却自诩“世界第一”。“永远被抄袭的作业，也能写一首真正的诗歌。”一个日本同学，朝身边的中国同学笑笑说。

肖振中的学成，在于回国改造“练泥靠体力，成型靠手工，干燥靠太阳，

烧制靠松柴”的极端落后工艺，拓展外销市场。

目前国际瓷业异趣其长，日本取素洁，法国尚五彩，英人爱青花，美商重红釉，竞争激烈。

然而使肖振中失望的是，前不久在京都的那次国际陶瓷研讨会上，一个名叫贾伯南的“中国特派代表”，排序发言也早该轮到他的，可是他老是弥勒佛一样抿着笑嘴，谦让不已。汤应麒朝肖振中附耳道：政府派来个哑巴。肖振中说：派结巴也不能派哑巴。汤应麒说：或是大草包，无言是上策。肖振中说：一偈不参多禅意，一石不晓多画意，草包还不如哑巴呢。贾伯南不是哑巴也不是结巴，而且开场白很“绅士”，竟一开口就不想刹车了。他的冗长而离题甚远的发言找不到论点，偶尔还夹杂着令人听不懂的洋文或中国古文卖弄阅历，反而像个周游过世界的有钱阔佬。

他手里自始至终不合时宜地把玩着一件精细小瓷玩。

会后汤应麒问肖振中：“你猜，画面是什么？”

“我离他远，怎么知道？”

“告诉你吧，裸女，硕大的乳房，浑圆的臀。”

多么丢人现眼、有伤国体！

这样的“代表”，能引导未来中国的瓷业潮流？

校方向研讨会“隆重推出”那对小瓷碗，展示时的说明是：

瓷种：碎钻瓷

国别：日本国

发明：东帝大学

校方对内是对肖振中作了“肯定”的：留校任教。

他反对。

初时校方的态度是强硬的，但终于还是答应他回国。

据三木惠子说，她父亲说服了校方。

她父亲的话是很权威的。她父亲还有一个议员身份。她父亲年轻时习过武，而且“乌帽子义父”是个“忍者”。

阴冷的巨大码头，残留着没有融化尽的不久前的一场大雪，硬硬的雪层时见瘪陷，原有的洁白受了污染，满是污浊的浅坑和麻点。

一阵不大不小的旋风搅起烟盒与纸屑之类的轻型垃圾，随着升高的幅度，在空中旋转，摇来晃去，最终散落海面或地面。

浓云与淡云高高低低，卷着叠着，重的如铅，轻的如烟，疏疏密密，聚聚散散。码头上的船只，是喧哗的，忙碌的，无序的。装卸绞盘机，沉重的锚链，运货车的挂钩，无不在操作中……

笨重木材表现出韧性的喑哑的顽强，与吊车上的钢锭撞击着；

搬运夫的号子哼嗨着；

各类大马力的、小马力的、落伍的、先进的柴油机和蒸汽机轰鸣着；

行业尽责的人们尖锐争吵着；

这些声音杂在一起，裂岸的海涛声都被淹没了。

敦贺港候船室里，人们正拥挤在一张刚刚贴出的“告示”前，劣等糰糊稀释了的黄褐色流液，像蛰虫一般还在蠕动。

天津门司大阪神户敦贺线的南岭、洛东诸丸，半月一个航次，遇到台风，谁知又要延宕几日？

肖振中有些怅然。汤应麒却似乎有点儿幸灾乐祸。他把锃亮的牛皮箱朝地上一擗，朝那块“妖蝶娜雪花膏”广告岸了一下，口中也不知在喃喃什么。

“汤应麒，你念的什么经？”

“肖振中啊，我有了大发现。”

“雪花膏吗？”

“不，”他朝流动在前面的一个女人的发髻翘翘下巴，“不倒翁反转型。”

“你说什么？”人声噪杂没听清。

“发型。常看美女能增寿。你没注意那个女人的发型吗？它不同于岛四型和胜山型，这种盘法很古典的。”

“什么时候了，你倒还有这份雅兴！”

“你不懂。分手吧。”

“哪儿去？”

“我要利用这几天完成我的论文。”

“行了，痴去吧你，‘社会学家’！”

“社会学家嘛就有揭露社会的义务嘛，”汤应麟对“社会学家”这个词倒觉得提神。汤应麒不是没有做一个“社会学家”的念头。他自小就有大理想，走遍世界“采风”。

想法不乏来自在日本有些阅历的人们对这个东洋岛国无休止的谈论。

他觉得所谓“天照大神”的“东瀛”之国地域神秘，而且具有相当的人文魅力。

汤应麒爱听故事。

一位黑缎和服上绣着杉叶家徽的爷爷的造访者曾经讲过，即使日本农妇、和尚、卖竹篮、踩风箱的师傅，也会讲出很多故事来。

“当然啦，”那个日本人用娴熟的中国话说，“日本人讲故事，都是用‘大约在古代的某个时候’、‘从前有一天’开头，到‘一生荣华富贵’、‘一家免祸得福’结尾。有些也是讲家族史的。”

说着，那日本人展示似的摆了摆杉叶家徽的袖口……以证其贵族的血统。

汤应麒比肖振中早来日本整整一年。他来日本当然不是专听“故事”，而是“补习日语之外找性乐子”。

“性乐子”是姨父口头上的惯用词。

不想来到日本不久，很快他就“找性乐子之外补习日语”了，这么一颠倒，真的方便了当“社会学家”。

课题是妓女。

日本“流浪巫女”的合法、合理存在，归因于律令制的解体，“奉神的旨

意”确立社会公娼制度……

候船室大厅已经空寂起来，通向码头锈迹斑驳的铁栅栏处通道的旅客已各奔东西。

汤应麒感慨：“揭露这个‘战争是创造的力量，是文化之母’的国家，揭露这个卖淫国。无论在这个国家的哪一块地面，纵横的小巷中，‘酩酒屋’鳞次栉比，妓女坐在小窗口前，让过路客看货还价；跳舞厅的舞女，歌剧场的歌女，咖啡店、吃茶店、麻雀店、撞子场的‘女给’，甚至商店的女店员，也很少不兼带卖淫的，简直是人间地狱，难道不需要揭露吗？”

汤应麒肩一耸，拎起皮箱，蹒跚地走了。

肖振中觉得，在汤应麒回头间讳莫如深的讪笑里，带着点儿神经质。

汤应麒当然不至于去自杀。他在同学们中间，大声疾呼，抗议日本社会对妇女的不公，多次表述殉身明志以警世，几度声称自己将会与情人“同心死”，却至今没有。肖振中想，汤应麒是要利用这几天的时间，邈到不知哪个番馆寻艺伎搞什么“调查”去了。

恍惚间，肖振中感到右肩被一只大手重重地抓住了，接着是一声沉闷而不熟练的汉语：

“肖君，人不留人天留人。我父亲回来了，听说你不辞而别，很生气。”

是三木一郎和三木惠子站在肖振中面前。

三木一郎是肖振中东帝大学地化硅科的同学，不知怎么，学业没出一年就神秘兮兮地外地受训去了。

三木的出现，使肖振中愕然。

三木的父亲三木平野，是他的老师，据说还曾受过天皇单独诏见。

这样的殊荣，在议员当中，是罕有的。

四年间，肖振中感受到这一家人的情谊。特别是惠子。

不过肖振中最不能认可三木平野对中国呼之为“支那”，肖振中认为这是对中国的蔑称。对此，他严予纠正，“这种译法在今天至少是不准确的，中国就是中国，老师！”

临来敦贺港的头天晚上，肖振中踽踽行至三木平野宅院门前，徘徊多时，却逡身而回；第二天天未亮，按照预定计划，与汤应麒同船回国。

三木一郎一身武士打扮，前胸和右臂绣着家徽。据说这是始于飞鸟时代的门第与血统以及祭奠记忆中的祖先的标志。他典型的强壮有力的五短身材，宽阔的汗津津的额头，粗犷的无髭的下颏和棱角分明的嘴角，以及那双阴森森的潜在着角力欲望的小眼睛，与身旁的妹妹三木惠子不同。

三木惠子纤细的身姿，与其说是窈窕不如说是羸弱，然而又很难说这是病态，而她那随时传递少女羞怯的白皙面庞上的红晕，令人心醉的谦和妩媚的笑靥，教养有素的大方的举止，聪敏过人但又不轻易外露的睿智的眼神，使外界人很难相信他们是一对同胞兄妹。

“呃，惠子妹妹……”

似乎出自任何一方的话语，都是多余的。

已经是“人不留人天留人”了。

汽车站一片噪杂声，小贩们以各自的寿司、盒饭、正宗酒、火柴和香烟，招徕着顾客。

车站街面上老僧帽牌自行车、鳞鳞马车和机动车鱼贯穿行。

来往的行人中，居然仍会看到银杏叶一般张开着的江户时代的武士头和更远一些年代的本多髻，有的还乘着轿子。

严格意义上讲，那对碎钻瓷的“黑”并不纯粹。

说什么颜色都不准确。

三国时青瓷出现，后青瓷以越窑为代表，还有名气更大的“雨过天青瓷”。在同一色系里，仅青即有天青、东青、豆青、梨青、蛋青、蟹甲青、虾青、毡仓青、影青……

又诸如以红命谓的祭红、霁红、积红、醉红、抹红、娃娃脸红、美人脸红、杨妃色红，这“杨妃色红”，又如何厘定？

据《天工开物》载：“正德中，内使监造御器。时宣红失传……一人跃入自焚……烘炉存本色。”

“本色”为何色？

釉里青传说用阿拉伯人贩来苏门答腊的苏泥窑变而成，后来又出了槟榔屿勃青、印度佛头青……

真所谓大千世界，“大千”染料了！

暑假。一位口腔不知何处受碍显得鼻音很重的同学，盛情邀他“进山”。

竹富岛，是那位同学的故乡。

一幢二栋式的建筑。主房面对院子，进门是一间不大的会客室，后面是卧室。大概有两三间的样子。会客室和卧室一侧是居室。与主房平行的是厨房，厨房一端有木质地板，供织布时使用，再后面是堆放农具的草房。屋顶都是简单的马鞍型，建材基本使用木板，房檐向外伸出很长，顶部用厚厚的草苫子葺盖。为便于通风，高高架起的地板上铺一层用篾片编成的竹席，上面铺着榻榻米……

肖振中在这里受到同学全家热情款待。

同学说：进山，能找到“颜色”。

肖振中很注意日本人身上衣着的颜色。

肖振中认为颜色是瓷的“生命”。

日本人的服饰材料有些是从芭蕉、藤蔓、蓼蓝的“拉丝”加工织成的，五十公斤藤蔓中可以提取一公斤纤维，叫葛布或叫麻布和芭蕉布，不像中国棉布、丝绸那么单一。

颜料是就地取材，在含碱性的液体中煮，媒染的液体有的还要加几滴酸橙汁。

八重山一带最多的树要数橡树和米槠树，它们的皮就是很好的染料，把剥下的橡树皮放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然后放一把田里的泥，媒染就变成乌黑

的颜色。

泥巴就是媒染剂，是含铁的，用石灰媒染的时候就用珊瑚礁，但是最多的时候还是用树木的灰汁，灰汁也能出来其他颜色。

在石垣岛、西表岛上自生自灭着一种植物的根，叫蕞娄；冲绳一种叫做黑卢邑的植物，茎和皮都能煮配出各种很好看的颜色。

真正的艺术陶瓷都重颜色，都要表现出特定物体的真实感和丰富的色彩效果，惟提取到天然的颜色才不流俗。

肖振中发现三木惠子一件芭蕉布裙颜色“很好看”而感到新奇和惊讶。

所谓“很好看”，就是任何化学颜料配比不出来的颜色。

这种颜色具有宽润、浑厚和坚实的质感。颜料一物，仿佛就有北枳南橘的不同。地域生态，乃至物异万般。

颜色似乎各有各的一方“水土”，这是不是地域“专利”？陆游《老学庵笔记》上说：“北方多竹炭，南方多木炭，蜀多竹炭。”而到了晚陆游几百年的王士禛撰《分甘余话》时，四川人居然也不知何为竹炭，推因于“其法不传”。

碎钴瓷抑或正是“其法不传”，所以用“发明”一词是贪古人之功。

“发掘”而已。

碎钴瓷在此地此时再现于日本，在博山是否可以“再现”？

它本来就是“九州水土”呀！

肖振中竟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天仍然阴着。

在灰蒙蒙的天体的中间，挟裹着的厚厚的云层，偶尔露出一道窄窄的、断裂的缝隙，车窗外的阳光顿时吻亮了一片大地。

不远处特有的发白的沙滩和近海连绵不断的瓦顶木墙的小镇，都渐渐地远了。新的村落又扑面而来。

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女孩子敷粉施朱，打扮得花枝招展，那欢快的样子，使人羡慕。

他想起来了，今天是旧历三月初三，是日本女孩子们的节日。去年此时，三木惠子邀请他去过节。

她的屋子里摆满了各种古装偶人儿，用菱糕、桃花和酒供奉着，就像国内自己的父母每当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或中国人按照几代祖宗的生死日期、其他什么俗定节日，给木制的牌位和财神、观音，请香焚纸。触景生情，他想起给惠子讲父亲怎样为子虚乌有的圣与仙的偶像进香许愿。

“那一定口中念念有词啰？”

“很像和尚道士咏经文。”

“那一定要祈愿什么事啰？”

“多是为我，他老人家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那一定不是独独祈祷你的学业长进啰？”

“对，还有……”

“我知道啰，知道啰，那一定是为了让你讨门好亲事啰？”

“他老人家未免过于操心。”

“那一定很中你的心意啰？”

“不，当时我极力反对，可……”

“那一定……那一定为你寻到了好人家啰。”

“父亲很迷信，找了两户人家的姑娘都八字不合，这倒使我松了口气呢。”

“那一定……呃，什么叫八字？”

“出生年月，生日时辰。西方人叫‘生命密码’。”

“也就是卜签算卦啰？哈，那多么迷信，真是骗人！我们学校一位同学的爸爸就是看相先生。从你们中国学的。她偷偷告诉我许多蹊跷，你愿意听吗？”

“那，当然。”

“那可一定要好好听啰，”三木惠子故意干咳一声，像背诵诗文一样，缓慢而有节奏，而且顽皮地加粗了嗓音，“……对那些来看相算命、求神问卜的人，一进门来，就要先观察他是怀着什么愿望来的。父亲问儿子，是希望儿子富贵；儿子问父母，必然是父母遇到什么不幸；妻来问夫，面上露出希望神气的，是想丈夫富贵腾达；面上露出怨色的，不是丈夫好嫖好赌，就是新婚不久男人去从军服役；夫来问妻，不是妻有病，就是她没生育儿子；读书人来问，一是问功名学业，二是问如何逃避征兵；青年军人面带杀气的，多想去满、蒙、高丽加官晋阶；商贾者来问，更是因生意不前，为到国外后的前景卜个吉凶。从人们的外表、谈吐、性格，来分析他们的意愿、心理状态和可能遭遇的命运，即使是最自命清高的和尚道士，他们心里仍然忘不了利欲。聪明之子，他们高不成、低不就，左碰右碰，结果常是潦倒贫苦；百拙之夫，他们希求不高，上司喜欢他，他那饭碗倒可以长久保持……我也要问……”

惠子问肖振中的“八字”。在中国人的传统里，除一对男女婚前由双方家长交换庚帖，具体生辰是不得轻易示人的。当时惠子那顽皮慧黠而决非调侃的口气，表现出一种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认真，由不得他不正面回答。

想到这里，肖振中忽然感到一阵怅惘。

他不禁偷偷看了惠子一眼。

她身上穿的那件萨摩飞白蓝地碎白花纹棉布和服，显得格外素雅端庄，好像深蓝的夜空错落无争地排列着数不清的银斗，明媚纯净。

这是一个无瑕的天体，这是一个无瑕的少女，只有透明的天真才配享有这相应的服饰。

或许更早一点时间，那时三木惠子才读到高中二年，他便结识了她。那时她的额前还垂着中国式的刘海儿，未成年女子的几分稚气挂在嘴角，含藏着对于一位中国青年的敬意。

“妹妹，这就是肖君，”三木一郎介绍道，“他帮我专攻了汉语，当然，我不会成为一个汉学家，可肖君这样的先生哪儿去寻呢？”

“那我一定通知妈妈，做最好吃的招待客人啰！”

他们之间的友情从此开始。

初入校时，日本同学中间，偏就有几个张狂的家伙，昭示“大和魂”，有时和中国同学彼此就唇枪舌剑。

这么一来，三三两两就分了“群”。

日本人积极吸收中国文化，这本来就是一个事实，他们将中国文化融合，使之同化为本国民族所喜爱的东西，接受优秀的中国文化。

自飞鸟时代至今的历史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像鉴真和尚这样人品高尚的唐代高僧，亲自来到日本，对日本当然是值得庆幸的。这个中国同学的观点并没有错，但他受到一个日本同学的谩骂和推推搡搡。

这家伙竟说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人使筷子、蒸米饭、食海苔(紫菜)、用排泄物(粪便)肥地，都是“沾”的日本“固有文明”的“光”。

有人说“娇惯”的日本有“撒娇”的特性，也真说得入木三分。

这会儿哪里是“撒娇”呢，而是在“耍横”！

汤应麒说你小子出面去“修理修理他们”。

肖振中说你小子就只能观阵吗？

汤应麒说你小子不是日本话比我说得流利吗？

在四月二十九日天皇裕仁生日“长节日”那天，果然几个家伙又向中国同学挑衅。他们张口结舌之下却又神采飞扬的样子，借助的是颂扬其天皇好学、谥号、纳谏、威严、敬神、明智的课目，仿佛他本人就是当代皇子皇孙一般。对外扩张有理，“世界第一主义”，叫嚣未来世界上所有人种将统统被日本“消化”。他们说中非的矮人和周围各种族之间进行食品交换，东非的牧民和狩猎民族，印度的蒙达栽培民族和密林中的各部族，都有个“种族共栖”阶段。而后不论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进而达到同化，这就不仅仅是“大东亚共荣圈”，而是以“天照大神”为轴心的“大世界共荣圈”了。又一个家伙公然说，“种族共栖”也好，“共荣圈”也好，都要用“战争解决”“……我日本帝国认识到，充分使用大炮、飞机、军舰和其他最新武器，发扬忠烈义勇精神，就足可称为天下无敌，而你们中国，‘这个’。”他伸出小拇指头。

汤应麒在身后戳他：“肖振中，上！”

肖振中身材挺拔，长方脸型，剑眉细目，鼻梁平直；乌黑的厚发蓬乱地覆盖着隆起的额头，基因的原故突显着唇红齿白，肤色虽然没有值得夸耀的福利的润亮，但有一身运动量充足的结实肌肉。蓝布站领上衣，灰色绒布长裤，黑面白底布鞋，十足的穷学生打扮，然而生命品质犒赏的毅力和坚韧，却给了他不俗的气质。这时肖振中早已越听越气，便一晃膀子挤出人群，站到“辩方”面前说：

“你们日本的月亮比中国的美？痴去吧你！”

“我说究竟是真的，因为单纯客观的美不能无条件地具有具体的实际的存在，必也衬以种种优美的背景为条件。月虽同是此月，但中国社会不良，地方不洁，国家不靖，人心不安，百业不兴，建筑不佳，国民知识不深，审美程度尤不高，因此中国人在中国看月亮的时候，确不如在日本看月亮更美呀！”

“日本的月亮美，可能是井口太小而可以‘聚光’的原故。中国成语中有句‘坐井观天’！你太自我迷信了，同学。迷信说到底是恐惧与无知；它的后果纯粹是毁灭。中国是个讲道理的民族，讲道理不是软弱。你们把自己的民族上升到图腾的高度，俯视其他民族，蔑视其他民族，污辱其他民族，正是你们大日本的国策吗？”

“日本就是世界图腾、就是世界图腾……”

那日本同学话还没完，腮上便响起一记耳光。

掴那学生一记耳光的，是三木平野教授。

说也怪了，自那以后，学校的中日学生中间，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辩论”。

从此，肖振中对三木平野教授油然而生出一种隐隐的敬意。

肖振中多次应邀去三木家作客，惠子都把走廊擦得干干净净，作为迎接嘉宾到来的一种礼仪，一种方式。

在一段时间里，惠子还经常邀请他和哥哥去玩猜“剪刀拳”的游戏，输了的人要在只穿着游泳衣的肩膀上挨一下打。

惠子记忆力惊人，每天竟能跟肖振中学会背一首唐诗和好几句标准的中国话。

他们每每单独相处，就有谈不完的话题：从志野陶瓷的早期产品，到获出产的茶碗；从石童丸赴高野山探父的故事和舍姨山的弃老传说，到派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去中国的桓武天皇；从列为日本七福神之一的中国僧侣，到日本掌权者的穷兵黩武，不得民心。

可说到这里，她蓦地禁声了。

在今年新年前的一个下午，惠子和几位同学邀请肖振中一起玩“歌留多会”。

肖振中第一次玩这样的游戏。

像猜纸牌。

每一张纸牌是一首歌。

这种游戏要一个人做首，叫读札，其他人叫取札。

做首的人念自己手上的纸牌，在念了一两个字出来而整句尚未念完的时候，下面的取札人要以次相和，迅雷疾电般地快，谁快而和中了就是胜利。

惠子做首，恰恰和得最快的是肖振中，而且一连几次都是“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之类的内容，竟使得年轻人们欢叫起来。

惠子的脸变成了桃红色。

汽车在卷着飞尘的土路上颠簸。那位博学的、久负日本人重望的、因受到天皇诏见念念不忘“体念圣上轸怀之情浩荡皇恩”的三木平野教授，莫非要继续强留他不成？

在学问上，三木平野具有可怕的固执；在女儿的婚事上，他又何尝不会如此！

想到这里，肖振中不禁偷偷看了惠子一眼，不想四道目光相撞，迸出了两团羞涩，各自都收拾不迭。

惠子头上系着的那个黑色的大蝴蝶结，慌乱地摇摆了一下，深深埋在了车座的背后。

在一个别致的大院落门前，他们下车走进院内，日本的宅子外观上都是千篇一律的，进门脱鞋。只有穿木屐时才脱得更方便些。

客厅里一尘不染，从后窗可看到假山和小溪，小溪中间横着一个小桥，大松树和小宝塔松遍种假山旁。不过它不比公园，一切都是很“袖珍”的。

肖振中一直觉得还不及自己家乡的首富——也许是未来的“东家”——侯百万的后花园。

小时候他曾在那里看过斗蛐蛐，可此时肖振中简直不知道怎样来到三木家中的。

他远不比被押解的囚徒更好受些。

他无法服从三木平野的“师命”，哪怕从此终止师生之谊！

他却没有见到三木平野！

这是一间铺着水泥的光线微暗的房间，虽然不甚宽敞，但摆设还讲究；不久前粉刷过的墙壁上，衬着用泉岳寺字号的锦缎装裱起来的《赤穗四十七义士》仿制小像画，和江户时代中期的女俳句诗人加贺千代的亲笔手迹；曾经令肖振中反复揣摩的宋人山谷道人落款的一幅卷轴，上题一诗：

梅子流酸溅齿牙，
芭蕉分绿上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
闲看儿童捉柳花。

字面与画面皆灵中守拙，平中见奇，着实称得上是一件不俗的中国古画。惠子说父亲对它异常珍爱，几年前不知怎么辗转得到的。壁橱旁高出地面的壁龛内，陈设着几件志野香道宗师年代的瓷瓶和古田织部年代生产的钵；屋子中间，在炭炉上放个木架，罩上棉被而成的取暖炉还没有撤掉，走廊上盥洗室旁边那道隔扇门依旧半开着……

一切都没有变化，然而这里原先的气氛，肖振中却觉得完全变了。

三木平野一直没有露面。

三木一郎好像有意回避着自己。师母大概在厨间收拾她的活鳊鱼。

只有惠子跪坐在铺席上，面对着与自己同样局促不安的肖振中，不知说什么好：

“……你一定不高兴啰？”

“唔，不不。”

“你不是爱吃甜食吗？”她指指圆几上的菱糕。